

## 【网络文章】

# “伊塔事件”外逃风潮中的汉族女人

<http://blog.ifeng.com/article/23635649.html>

陈新元

1998 年中秋夜，我独自徘徊在中国西陲边境的小镇叶尔盖提。这里属塔城地区额敏县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62 团所在地。我来这里是审查《162 团志》初稿。看了初稿，浮想联翩，踏月徘徊，反复考虑明天的评审会上如何发言表态。

想得太远太多……

今人称“边关月”是对的，往西是哈萨克斯坦；而古人称之“边关月”离这里还要往西再走两三天。百年之间，国土沦失，边界一退再退，“边关月”移挂至叶尔盖提来了。

清光绪年间，关中回民白彦虎造反失败向西逃亡。阿尔泰参赞大臣锡伦率八旗兵追杀至此，只见古树苍劲峥嵘，繁草密不透风，迷失道路，遂命蒙古兵探路。那兵傍晚方返，蒙古语报告“叶尔盖提”意即“弯而陡的河岸”。锡伦下令扎营，取地名“叶尔盖提”。

从此，这个名字出现在六百里加急的清军文书中。再后来，这个名字出现在新中国的边疆地图的一个小红点上，成了边界小镇，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62 团所在地。

我独步林下，回味着《162 团志》里读到的那场中苏边界风暴，脑海中翻滚着“伊塔事件”发生时的沙尘暴，牛哞羊咩，马嘶人吼，滚滚西去，一位汉族姑娘挤坐在牛车上灰尘满面越过边界……

那位挤坐在戴着厚厚头巾的柯勒依部落妇女中的汉族姑娘叫刘银芳。那场沙尘暴发生在 1962 年 4 月份。那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伊塔事件”，最终导致中苏两国走向公开对抗。她是那场风暴中的一粒砂子……

刘银芳是陕西南郑县新集镇农村人，属黄连，命极苦，幼年父母双亡。十多岁给姑母照看小孩子，靠玉米红薯“吊命”。“吊命”是当地俗语，即饿不死也吃不饱，只剩命还在。

1960 年关中饥，三秦恐慌。家家无食，熬榆树叶，剥树皮，不断有人饿死。村里的熟人过几天就不见了，不是死就是逃了。她惶恐不安，家中断炊多日。姑母是家里最后一个被饿死的大人，临终嘱咐她，听说新疆饿不死人，尚有余气速逃。

新疆在那里有多远，不知道。她随着逃荒人往西，往西，太阳落的地方有救命的一线希望。刘银芳命悬一缕，枯瘦如枯，腿如细柳，摇晃而行，用尽气力，终于扒上铁路上停着的货车。火车向西开了，浓烟煤灰，蓬头垢面，怕人发现，苫布蔽身。突然看见敞篷车角一麻袋蠕动，惊骇万分，一看是个蓬头垢面的姑娘，名黄素兰。银芳惊喜，旅途为伴。一路风尘，乞食人群纷纷扒上车厢，惊恐凄惶，方知全国大饥荒大蔓延，而纷纷传说新疆有粮。新疆有多远不知道，只管扒上西行火车。行到尾亚，方知火车走到头了，这个荒僻小站空前热闹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新疆兵团在这里设立收容站，将成千上万“自流人员”西运自救。老弱病残者倒于路途，挣扎到尾亚者均为“吊命”未亡者。

她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，发给一件黑棉衣。枯骨乱发，眼窝深陷，她们已经忘记自己是女人。跟那些逃荒的男人们被安排上了拥挤的卡车。每到一个接待站，给点吃的。夜里蜷缩在车中，司机恐吓，谁乱跑赶不上车丢了喂狼！她俩在戈壁滩解手提着裤子两眼死死盯着汽车，生怕司机丢了她们把车开走。其实，那司机面恶心善，让大家吃好喝好，人不齐不开车。不知去哪儿，只要不饿死。走啊走啊，她俩颠沛流离中记住了令人好奇的地名：星星峡、哈密、大河沿、乌鲁木齐、



克拉玛依，最后是命运安排的目的地——塔城。

几十年后，刘银芳当了奶奶，还清楚记得她对新疆的第一印象，那是一个黄土高坡偏僻山村饿得头昏眼花，又颠沛流离万里逃荒到边陲的姑娘，第一次清醒地睁眼看一片新天地：蓝天雪山，树木高大，毡帽长袍，头巾皮靴。塔城不少高大的俄式建筑，在陕西老家从未见过。是不是把咱拉到外国了，她俩吓得东张西望。幸亏街上见了汉人，一个、两个、好多个啊！俩姑娘松了口气：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啊！再饿得慌，心里也踏实。她们那一批逃荒者 200 多人中只有 4 个女性。逃荒者中的小伙子很快分配被边远牧区拉走了，县领导特意留下她们吃饭管饱，还在招待所“外国洋房”里住了几天。洗澡换衣，梳头扎辫，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女人，而一路逃荒她们一直被男人们当“小兄弟”。

她俩见到了平生最大的官——县委书记孙继堂。刘银芳从此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，在陕西老家她见过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长。孙书记亲切和蔼地安慰她们说，刚来这儿不习惯吧。不要怕，会好的。你们 4 个女娃儿到叶尔盖提去，那儿条件好。哈萨克人会待你们像亲人。

“哈萨克！”她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，一脸茫然，不知是人名还是地名，或者是一座山一条河的名字，又不好意思打问。“叶尔盖提”这地名咋这么古怪？是个啥地方？一头雾水，一脸茫然。她们见到了来迎接的哈萨克人：男子五大三粗，腰系布带，足登皮靴，走路左右晃似乎笨拙，一上马身手敏捷。在汉族姑娘面前，他们沉默寡言，礼节周全。牛车在土路上缓缓行走，大木轮卷起的沙土刷刷流下来。她心里想老家的土是又黄又粘，这里的土又粗又白，这是个啥地方啥都与老家不一样啊！她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她们，万里逃荒早已把年轻女人的一切欲望淘洗得干干净净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饿死就行……

哈萨克人民族自尊心强烈，部落凝聚力很强。如果那个部落有人乞讨要饭，就被视为全部落所有人的耻辱。哈萨克人常常自豪地告诉外人，我们部落不论遇到多大天灾，暴风雪、干旱、洪水等等，部落里不会有人饿死更不会有人乞讨。如果别的部落有难，我们会掏心窝子帮助。

哈萨克人还有习俗：家中孩子出生如体弱多病，就寄养给人丁兴旺孩子壮实的亲戚家里，长到七八岁再接回来。孩子长大后有两个爸妈。刘银芳被寄养在克特尔贝克家里。克特尔贝克的大女儿叫加米西，比刘银芳长两岁，尚未出嫁。克特尔一家对刘银芳非常亲切。在他们看来，领养一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，领养一位汉族姑娘是整个柯洛依部落和克特尔家族的光荣。刘银芳入乡随俗，学会简单的哈萨克话，称养父“阿达”，称养母“阿娜”，称加米西“阿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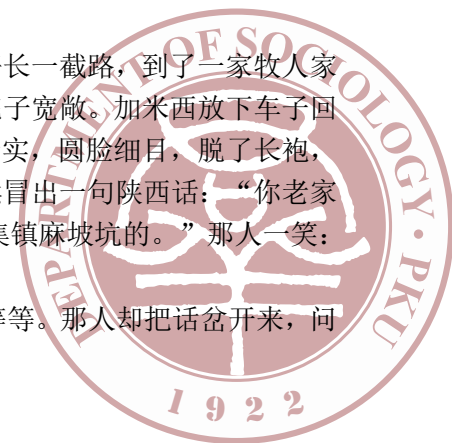
能吃饱了，有了安稳的家了，刘银芳很快学会挤牛奶，酿酸奶，学会放羊吆喝，身体也慢慢健康，脸色有了红润光泽，也穿上裙子长靴。冬天寒流过去，白雪茫茫，天空瓷蓝，空气甜润，真美极了。但是，她心里常常一丝恐慌：听不到陕西乡音啊！在柯洛依部落，她常常想新疆这儿啥都好，能吃饱能活人，就是没处说说家乡话啊！

她有时去几十里外的汉族大队找黄素英，两个患难姊妹痛痛快快聊一阵子。说不完的新疆好，但陕西老家忘不了。

也许是多灾多难的姑娘的诚心感动了上苍，她惊喜地发现在柯洛依部落里竟然有汉人而且是陕西老乡！

那天，家里牛车轮子坏了。她和“阿恰”加米西拖着车子走了好长一截路，到了一家牧人家门前。这家一看就是家道殷实日子红火之家，新房子，双扇木门，院子宽敞。加米西放下车子回去挤牛奶了，她独自一人招呼修车。那个修车匠人 30 出头，身体壮实，圆脸细目，脱了长袍，抡起砍砍子，操起锯子，动作熟练。修车人稍了口气，打量着她突然冒出一句陕西话：“你老家是那嗒的？”她一听一惊瞪大眼睛：“你是那嗒的？俄（我）是新集镇麻坡坑的。”那人一笑：“我一看就知道咱是乡党。”

刘银芳兴奋地急问你啥时候来的、怎么成了哈萨克的上门女婿等等。那人却把话岔开来，问她吃不吃得惯酸奶疙瘩、玉米饅，克特尔一家对她好不好。



他的哈萨克名字马哈茂德，汉名不示于人。他已完全成为柯洛依部落——行政上属于加尔其大队的成员。大家只知道他还是个少年时，土改不久流浪到塔城，被一位哈萨克家庭收养，后来成为这家的女婿。他很聪明，铁匠活木工活他一看就会。大队里的马车、铁皮炉都出自他的手艺。全部落的人都很喜欢他。但是，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世，对刘银芳也不露半句口风。

刘银芳得闲就往马哈茂德家跑。他的哈萨克妻子善良温顺，三个孩子聪明漂亮。他长得活脱脱哈萨克标准男子汉的英武模样：方脸，油黑发亮的胡子，浓眉下一抹丹凤卧蚕眼，头戴毡帽，腰带短刀，精明剽悍。

他的汉话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口音。是刘银芳的“乡党”。岐山哨子面、扞面皮、羊肉泡馍，家乡的柿子，两人聊得笑声不绝，满口滋润。

加米西告诉她，柯洛依部落的老人孩子、干部群众都喜欢马哈茂德，热心肠，爱助人，手艺精良，尤其是马术高明，叨羊曾夺第一名……

刘银芳在塞北认识了同乡是多么高兴的事啊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……

2002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一本书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》，记载：“1962年伊宁‘5·29’边民外逃事件，当时震惊中外，影响极大，是苏联当局有预谋、有组织、有步骤策动的。”“新疆地区共有5.6万人外逃苏联，带走和损失牲畜30多万头，有40多万亩土地没人耕种……”。

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急电召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进京，下令兵团立即派值班民兵和职工赴伊犁塔城边境阻止外逃，实行“代管、代耕、代牧”。半年后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指示，上去了就不要下来，就地建设边境农场。

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。十多万兵团人急赴边境第一线……

刘银芳终生难忘这场风潮。但当时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那天突发沙尘暴，空气混浊，仿佛世界被浸入染缸，人和村庄被过滤掉了。只剩下朦胧的影子。谣言像瘟疫蔓延：苏联在敞开大门欢迎中国边民；一个个大人物都过去了，几万人都走了……。

沙尘暴稍停，刘银芳出门四望心中惶惶然：一家家熟悉的人消失了，门大开着，带不走的東西乱扔，无人照看的牛羊在尘雾中晃悠。没有走的人也在急急忙忙收拾东西，甩给一脸惊恐的刘银芳一句话：“走吧！去苏联，有面包牛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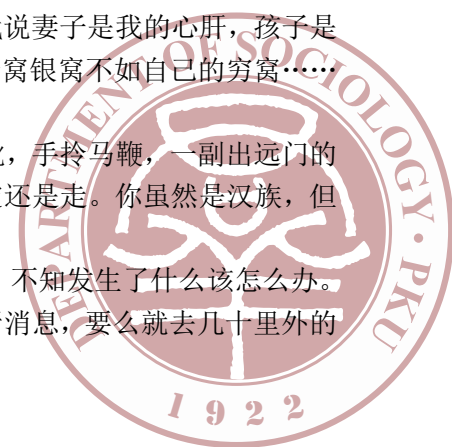
她心里乱极了，想到马哈茂德家讨个主意。走到那座新房大院门口，她立住脚，听见马哈茂德家爆发着激烈争吵。他们的哈语说得又急促又火爆，她一句也听不懂。但是，她看出来，马哈茂德被亲戚威逼着。他妻子一声不响护着孩子抹着眼泪。吵吵嚷嚷，听不懂话，刘银芳心里为马哈茂德着急。突然，她看到他的妻弟——一个壮实的汉子跳起来，一把抓住他的领子，边吼边抡起拳头。涨红了脸的马哈茂德一扭身子一拳打翻了妻弟。两个剽悍的男人同时握住了刀子，众人一阵惊叫。正在抹泪的妻子扑过去挡在两个男人之间，扭动着头大声嚷着什么。两个男人软了下来，几个亲戚边劝说边拉走了气呼呼的妻弟。

屋里安静下来，妻子护着孩子进了屋子。马哈茂德怒气未消，闷声不响站在院里。刘银芳小心翼翼问出了什么事，马哈茂德拧着浓眉半晌才说，他们要走，要叫我一起走，说那边有面包有汽车，可我是中国人哪！我要是不走，他们说就把我的孩子带走，我说妻子是我的心肝，孩子是我的骨肉，我的心不会答应，还有刀子也不会答应。就打起来了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……

一番话说得刘银芳心里踏实许多：有马哈茂德在，我也不走。

不料第二天，大队长居马哈兹来到阿达克特尔贝克家，毡帽马靴，手拎马鞭，一副出远门的打扮。站立良久，缓缓地用生硬的汉话说，柯洛依部落开了会，决定还是走。你虽然是汉族，但也是我们部落的孩子，一块儿走吧。

大队长可是威望很高的大官又是部落头领啊！刘银芳六神无主，不知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。她急忙去找马哈茂德，家里没人。妻子说他这几日天天往县上跑打听消息，要么就去几十里外的汉族大队。



心乱了，人慌了，走吧，去那里？陕西老家没亲人了；不走，这里站不住了。她一回家，不知怎么回事就坐进了牛车里。阿帕、阿恰安慰着她，牛车扎进滚滚尘土之中向西驶去。

天气阴沉，尘土飞扬，牛车马车牛群羊群乱哄哄地越过了边界。刘银芳被围坐在牛车中间。妇女们说什么她听不懂，只好用头巾紧裹着脸。她知道黄素英前天已过边界走了。不知能不能见面。

不知颠簸了多久，天快黑了。突然在嘈杂的声音中响起了汉话——祖先传下的语言在呼唤“刘银芳！刘银芳！”她扯下头巾伸头大声答应着。一位汉族小伙子骑着快马急驰而来，扶她下了牛车上了马，疾奔向东。天黑尽了，那匹大黑马十分壮实而且熟悉路，一路小跑。她不认识小伙子，问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、谁叫你找我的。小伙子答，是你的“陕西乡党”叫我一定把你找到追回来，我一路追一路喊，只要看到车上有花头巾就喊，总算找到了。

原来，马哈茂德回到家听妻子说她走了，立即骑马到塔城小兄弟处，令小兄弟骑快马一定把她追回来。

回来后，她吃住在马哈茂德家里。一听说黄素兰也跑过去了，马哈茂德眉毛一拧，命令小兄弟再出边境追回黄素兰。第二天黄素兰也追回来了，两个姑娘惊喜万分。黄素兰说，到那边真被人看贱了，给你一块硬面包不假，但眼神像打发讨饭的。还有，咱是女人啊！有的人那眼神咋看着不规矩啊……

马哈茂德每天天不亮骑马过边界，天黑才回来，把散失山野的公社的牛羊赶回来，忙得两头不见太阳。刘银芳问他为啥把她追回来，他只说了一句“如果在我眼皮底下你被卷走了，我将来九泉之下，对不起陕西老家的祖宗！你们是陕西姑娘，咱是关中汉子，是你叔啊！能看着你们跑出去当外国人？！”

很快，边境热闹起来，人气火爆，一辆辆汽车拖拉机满载年轻人来到叶尔盖提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“三代”（代管代耕代牧）工作队赶到边界，混乱被控制住了。

刘银芳第一次听到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”这个词，十分新奇，十分高兴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“兵”啊！听口音陕西甘肃河南四川那里人都有，看穿的有旧军装有军便服有中山装，再看看有背枪的、有背坎土馒的、开拖拉机的。人们一下子有了主心骨，人心很快安定，谣言像乌鸦收起了黑色的翅膀消失了，边民外逃风潮被阻止了。

马哈茂德给工作队又当翻译，又带路找人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而且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。那时的人没有要报酬的意识，何况是在国家边疆危难之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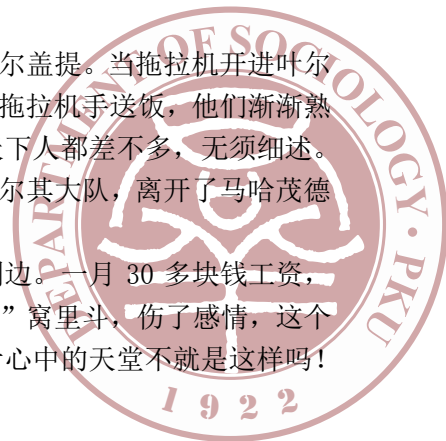
从马哈茂德口中，她听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：那些人在边境荒野山中，到处寻找牛羊集中起来放牧，鞋磨破了，捡块羊皮捆在脚上满山跑。有个指导员领着一个班在山口设哨卡，没菜吃到处挖野菜。那天有人挖了一捆不认识的野菜，指导员说煮了我也尝尝，没问题了你们再吃。结果吃了不久口吐白沫晕倒了，大家急忙用门板把他抬下来，半道上就咽气了……

还有，兵团“三代”工作队里有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老八路，听口音是咱“陕西乡党”。

刘银芳没想到这场边境重大事件又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，她嫁给了一位兵团人，从而她也成了农九师 162 团一名女职工。

党中央决定组建边境农场。一辆辆拖拉机从奎屯、石河子开到叶尔盖提。当拖拉机开进叶尔盖提，刘银芳好奇地前后看，看了机车再看那开车人。大队安排她给拖拉机手送饭，他们渐渐熟了。一打听，那位拖拉机手小伙子姓潘，朴实厚道。恋爱的过程，天下人都差不多，无须细述。不久两人结了婚。刘银芳跟着新婚丈夫到了 162 团机耕队，离开了加尔其大队，离开了马哈茂德的家。

兵团真好！不但没有饿死人，往灾区运粮的汽车一溜烟尘望不到边。一月 30 多块钱工资，看病不要钱，常有电影看，而且人与人亲切关心，要不是后来“文革”窝里斗，伤了感情，这个大家庭团结和睦，吃饱穿暖，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，多好啊！逃荒者心中的天堂不就是这样吗！



她成家养孩子忙工作，没有时间去看望马哈茂德，常常打听他的消息。刚开始，听到的是好消息。工作组说他是好翻译、活地图、地情熟，出了大力帮了大忙。但后来不断听到了坏消息。

1964年“社教”开始了，他受到审查。“文革”狂飙突起，在劫难逃，他成了“逃亡地主分子”、“里通外国分子”被批斗示众，悲愤成疾，不久病故。没人知道他的汉族名字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。人们传说：“土改”时他父亲被镇压，十几岁的他流浪到塔城，被柯勒部落收养。
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刘银芳托人打听，说马哈茂德被恢复名誉，他的儿子当了县医院院长，为父亲重修坟墓立了碑。他的妻弟后来从那边又全家回来了，还带着孩子到墓前祭奠。他的孩子个个优秀，成家立业，口碑很好。

直到当了奶奶，刘银芳一直非常遗憾：他是我和黄素兰的大恩人，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汉族名字叫什么！只知道他是“陕西乡党”。就算他家是地主，可他逃出来时才十几岁啊！他是大好人……

1998年中秋节的第二天，《162团志》评审会召开。有人认为刘银芳、马哈茂德的故事不能入官方正志。我发言前就暗暗告诫自己不要激动，但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：

四十年过去，岁月淘金。当年的“老大哥”妄图分裂别国，自己却先四分五裂了；柯洛衣部落当年乱哄哄走过边界的人，绝大多数返回故土安居乐业。

我们的志书不能光写官不写老百姓！我坚决主张将其列入“附录”，不能让这段真实的往事湮没了。他们确实是“小人物”，文化程度低，肯定不知道苏武牧羊、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也不一定能说透他们的“陕西乡党”张骞、班超的伟大历史功绩，但是，马哈茂德那句朴实而又力撼山岳的话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正气歌：“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陕西老家的祖宗”！

后来，《162团志》出版了，把刘银芳和“马哈茂德”记入了“附录”。

\*\*\*\*\*

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第1期-第17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：

<http://www.sachina.edu.cn/library/journal.php?journal=1>.

也可登陆《中国民族宗教网》<http://www.mzb.com.cn/html/Home/category/36460-1.htm>

在“学术通讯”部分下载各期《通讯》。

《通讯》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，供大家参考，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。

\*\*\*\*\*

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 
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 
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

本期责任编辑：马戎、王娟  
邮编：100871  
电子邮件：[marong@pku.edu.cn](mailto:marong@pku.edu.cn)

